

第二十六回 青樓穢地鼎分三教堂 大覺正宗旁參百花法

詩曰：

碧雲飛處隔蓬萊，香徑煙消種綠苔。
夢裡關山何日到，書中鴻雁幾時來。
團香和就相思淚，碾玉雕成百豔胎。
莫向人間枉惆悵，劉郎豈合老天台。

話說李師師受過了繁華富貴，該有此災禍，以准折他淫奢享過之福。一霎時兩卷風披，飄流而盡。只有一座師師府，蓋的秦樓楚館、曲榭迴廊、樓閣亭台、花園池沼，似小王府一般，封做官家公所。作了五千官價，沒人肯買，俱嫌是娼優煙花之地，良家子女不便居住，因此閒了年餘，無一人來問。有一個大相國寺月光和尚，要花眾檀越錢糧，情願出二千金，來改成准提禪院，大開叢林，懸起鍾板來，招十方賢聖，安禪講法。投在提督府標下，請了劉豫的令旨，不日納官價，就要興工造像，開堂留眾。

不料這法華庵尼姑福清，因在金將軍粘罕府裡，時常進宅和太太們宣卷唱佛曲兒，因此結了一會，連這乾離不府裡喬倩女、喬菊姐、宋秀姐俱在會中。每位出五錢銀子，雕准提菩薩，俱隨著吃准提齋。每日送茶油米麵，常常過法華庵去隨喜。這些金營太太們，坐轎的、騎馬的，一個小小庵子通坐不下。商議要另蓋大殿，起造禪房，接引十萬。一時就沒有這個落地。後來聽得李師師宅子入了官，因是汴河西，與這些行院勾欄相近，不是修行的住處，也沒想起來。因聽的月光和尚要出二千銀子，投齊王府建寺，福清就想起：「既然僧家好住，我們尼僧如何住不得？」因此交通了眾位太太，說與兀■四太子宮裡娘娘得知，說：「這李師師宅子是宋朝徽宗遊幸之地，原該人在王府。因何齊王就賣了二千金與僧人建寺？這西河一帶，都是娼妓樂戶，男僧也不便往來，到是尼僧住在此地還方便些。就做王爺娘娘的香火院，日夜誦經，護國安民，延壽生子，可以長久的。」那娘娘一聞此信，因兀■還沒生世子，即時傳了福清師徒三人進宮來，要舍寺雕白衣送子觀音，與王爺求子的話。

那福清領著談能、談富，師徒三眾打扮的十分潔淨，到宮裡見娘娘。合掌當胸，問訊下拜。娘娘略笑了一笑，叫福清三人坐了。只見一個宮娥，金盤捧上三盞茶來，福清因問訊了，接茶在手。見有紅色油花在盞面上，怕是葷油，通不敢用。娘娘又笑了一笑，叫了兩個女通使來——是中國攜來，久在營的。娘娘和他說了一回，二女子才進著漢話說：「娘娘勸你吃茶。這是芝麻茶，不是葷，因何不用？」這福清又打了問訊，才吃了幾口，謝了茶。娘娘使女通使說：「要將李師師宅做王爺香火院，替王爺求了子，重重賞你。娘娘今要造千佛閣、檀香送子觀音，先舍三千銀子，助你興工。等修造一畢，娘娘親去拜懺祈福。」福清又謝了。一時間，又是異樣香茶、素果點心，俱是一尺高盤，擺在泥金炕桌之上，鋪上錦毯，叫福清在西南炕上坐。原來金人以西南為客坐。又是大金鉢盛著米飯，使金匙分在龍鳳碗內。福清三人略用了些，起身拜辭而去。安排修造不題。

卻說天壇裡王道官聽得李師師宅舍寬大，僧尼相爭做寺，他也央了乾離不營裡將官來，許他一千銀子，要買做北極真武殿，前面改作三清元始宮。又有開封府學秀才們，為頭的兩個學霸吳陪禮、卜守分，率領闔學，來齊王府遞公呈，要求將此宅改為集賢書院，請名公在此講學。總是淫房花陌，被這三教中人，無一個不愛在此盤踞，作安樂之地。此中滋味，真是劫魔塵障，誰能跳的出這個門戶去。詩云：

門前綠樹無啼鳥，庭下蒼苔有落花。
聊與東風論個事，十分春色屬誰家。

後來，這大相國和尚、天壇裡道官與開封府學生員，三下告起狀來，都要爭這個地方。不意早有一道令旨，差一內官行到齊王劉豫府裡，說這個去處，王爺要自立香火院，造千佛閣，誦經護國。不則一日，又有一路文書行下開封府，借撥河南錢糧三千兩，取州縣匠役，差的當內官一員，監造千佛閣、雕檀香觀世音像。

不一時，看了吉日，開封府尹親來開土興工。忙的個尼姑福清師徒三眾，挑著經擔衣鉢，連連搬進院來。只見屋宇深沉，往內有九進房子，迴廊曲折，雖然家器抄籍入官，那些門窗路徑、繡戶朱闌，件件俱全，不消另起造的。看了一看，但見：

繡戶塵生，朱欄色舊。五間畫閣插雲霄，堪供金鳩釋子；十丈錦堂垂繡幙，可坐寶杵韋馱。伽藍側殿改東廂，六祖傳經在西室。玉粒天廚，堪稱香積；金磚佛地，無用戒壇。海棠半開半卸，那知色盡還空；山鳥如笑如啼，正好從聞入覺。鋪就金繩原正路，修成梵閣絕旁門。

原來李師師住著內外房百餘間，百餘口人還住不滿，今日福清得了王爺娘娘的令旨，看守香火，這等寬大一個宅院，如何支撐得來？從來說窮居鬧市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。單說人逢時勢，自然那些幫襯的人不呼而至。就有汴京城出名的寺院庵觀，凡係尼姑女道，都一齊來拜福清，口口稱師太、老太。那消三五日，又有京裡京外大家檀越、遠村野寺的齋公婆婆們，拖男領女，擔米挑柴的，又有那寺廟的社頭，送佛像的、捧香火的，一一湊攏將來。轎馬車輛，挨擠不開。

那些善人們都來幫著。啟過王爺，說汴京北門裡，有一座護國光明寺，因遭了靖康大亂，金兵進城，燒的精光，把七間大殿燒了，喜得是三尊大銅佛不曾燒化，至今用蘆席搭蓋，已經十年，沒有錢糧修造。敕著開封府動人夫抬來，安在後面五間畫樓底下。把前面花窗榻？扇一齊打開，周圍砌起供台香桌。

那消幾日，這些僧尼善信男女等眾上了幾千人，把這三尊佛如風行之速，往這汴河西來了。路旁看的人都手執信香，念佛之聲如海潮雷動。迎佛安在畫樓中間，掛起靦旛寶頂，蠟燭香花燒在爐內，都是沉檀，香煙馥鬱，木魚銅磬音聲不斷。恰也銅佛靈應，就成了一個大禪林。因此把汴梁、河南一千里內，行善參禪的大家婦女，都來進香，沿路車馬不絕。四太子娘娘不二三日就來設供一次，每人誦經的饅頭四個、經資五錢，又賜下宋徽宗鑄的大銅鼎安在殿門首。別有古銅周彝三尺餘高，漢瓶一對，俱是翡翠硃砂、千年的斑繡，供在佛前桌上。大琉璃燈——四面八付垂帶，珠子寶石嵌的——一點起照得滿殿上金光百道，俱是宋朝大內之物。賜了一個匾額，金字朱牌，曰「敕賜護國大覺禪林」。從此這些士官瞻拜，男女皈依。月米香油，各處供送的，如糴糧相似。這福清留了各庵上人習學經典，善打法器的比丘尼三十餘眾，在殿上誦經拜懺，二六時念功課不絕。又立起叢林的清規來，照依天壇國寺的規程。七年

知客、典座、庫頭、齋頭之類，約三十餘人，分任其事，把一個臥柳眠花魔女地，變做了談空說法梵王天。有詩詠比丘尼清淨修行的妙處：

一鉢即生涯，隨緣度歲華。
是山皆有寺，何處不為家。
笠重諸天雪，鞋香淨土花。
他年鬆偃蓋，風雪護袈裟。

這裡大覺寺興隆佛事不題。後因天壇道官並闔學生員爭這塊地，上司決斷不開，上了一個本。說這房屋寬大，與行院勾欄相近，單給尼姑蓋寺，恐久生事端，宜作公所，其後半花園，應分割一半，作儒釋道三教講堂。王爺准了，才息了三家爭訟。那道官見自己不得，又是三分四裂的，不來照管。這開封府秀才吳蹈禮、卜守分兩個無恥生員，借此為名，也就貼了公貼，每人三錢，到斂了三四百兩分贖，不日蓋起三間大殿。原是釋迦佛居中，老子居左，孔子居右，只因不肯倒了自家的門面，把一尊孔夫子塑在居中，佛、老分為左右，以見貶黜異端外道的意思。把那園中台榭池塘，和那兩間妝閣——當日銀瓶做臥房的，改作書房。一邊是煙花曲巷狹斜，一邊是佛閣比丘天女。這些風流秀士、有趣文人，和那浮浪子弟，也不講禪，也不講道，每日在三教堂飲酒賦詩，到講了個色字，好不快活所在。題曰「三空書院」，無非說三教俱空之意。有一名人題詞曰：

閨苑瀛洲，金谷瓊樓，算不如茅舍清幽。野花繡地，剩卻閒愁，是也宜春，也宜夏，也宜秋。
酒熟堪壘，客至須留，更無榮無辱無憂。退閒一步，著甚來由，但倦時眠，渴時飲，醉時謳。
短短橫牆，矮矮疏窗，乞查兒小小池塘。高低疊嶂，綠水邊旁，又有些風，有些月，有些涼。
此等何如，懶散無拘，倚闌干臨水觀魚。風花雪月，贏得消除，好炷些香，說些話，讀些書。
萬事蕭然，樂守安閒，蝴蝶夢總是虛緣。看來三教，一個空拳，也不學仙，不學聖，不學禪。

卻說這有個雨花女寺中一位胡姑姑，年紀六十餘歲，名號百花宮主，自成一教。頭上僧帽，兩耳金環，頭掛一百八顆人骨的珠，身穿錦戒衣，手搖銅鼓兒，口唸經咒，從著三二十女人，吃的是牛肉大葷。有一種法術：凡遇毒蛇惡獸、邪鬼魘魅，請到了百花姑娘，搖著銅鼓，不知口裡念些甚麼經咒，把那毒蟲伏住，全不敢動，妖魅也消了。因此法術，人人畏敬，尊奉百花的教，奉他如神，也有投拜門下做徒弟的。聽得說這尼姑福清，在四大王宮裡，娘娘舍了師師府做香火院，他就起了一個貪念，要來奪此地。

不料滿城士女，抬了三尊大銅佛，安了佛座，不消一月，貼起金來，蓋閣修寺，造的個師師府如西天道場一般。但見：

香煙煖煖，旛蓋飄揚。五間佛閣，上安寶藏法輪；四面迴廊，塑設須彌羅漢。粉壁泥金，三十三天畫出菩提獅子座；畫梁飾彩，九千九百移來鸞嶺象王身。說非法非非法，直至萬法皆空；言無如無無如，到底一如不著。又有那三十二應現化身，觀音普度；五十三參游法界，童子尋師。琉璃高照虛空界，是色非色，那分十萬由旬；旛檀香滿娑竭海，是聞非聞，只在剎那淨土。黃花翠竹盡天機，牆下林檎結果；燕語鶯啼皆正覺，階前薔薇生花。木魚喚醒利名人，金磬敲回塵土夢。

那日百花姑姑坐著大轎，簇擁著一群女僧，進的大覺禪林。早有知客報與福清知道，披了戒衣，迎進禪堂。看那百花姑到了大殿上，也不參佛，只將手裡銅鈴一搖，捏了個印訣，彈了三下，走去禪堂講座上坐下。這些眾女僧都來問訊，磕下頭去，他穩坐不動。福清捧上鬆仁果茶來，就是素果點心、香蕈麵筋、粉湯蒸飯。百花姑不坐高桌，自己鋪下一路紅氈，和這些婦人一帶而坐，方才用點心。吃畢，坐著不肯起身。福清不知其意，只見隨的女僧傳百花姑的言語，說要收福清做個徒弟方才起身。這福清見百花姑人人敬重，必然有些道行，聞知要收他做徒弟，歡喜不盡，忙忙取了戒衣披在身上，鋪下展具，向百花姑合掌問訊，倒身三拜。這姑姑取了一串西洋琥珀數珠來，掛在福清項下，起來上轎去了。這福清結拜師父，指望傳他些西方佛法，那知道百花姑要他拜了徒弟，好占這大覺寺，行他的邪教，今日這西洋數珠，做了福清的媒禮，從今再不敢推辭了。可憐一個道場，惹出一伙邪魔，造孽不小。有分教：

白蓮池畔，又添上幾丈污泥；
紫竹林中，忽燃出千重烈火。
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